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羅鍋軼事 第七回 冤魂纏繞黃愛玉 劉公私訪得真情

鎮日長昏飲，非關養性靈。眼看人盡醉，何忍獨為醒。

話說吏部尚書劉公聽了黃愛玉之言，明知是一片巧言掩飾，遂吩咐人等將棺材從杭中抬出坑外。這時候武舉張培元來到，見了仵作，把一百兩銀交與仵作，將話暗暗言明，令仵作方便方便，莫驗出傷來為是。仵作接銀點頭應允。二人正說話間，忽聞大人傳仵作驗屍。仵作慌忙別了武舉，走進屍場，見一旁放著一領蘆席，食醋、燒酒、新布、棉花件件齊備。令伙友打開棺蓋，把屍搭在席上，脫去屍身上之衣，仵作手執木尺，將屍用酒用醋噴洗擦乾淨，近前相驗，前心後心頭頂渾身上下驗了一遍，並無傷痕，暗想：「傷痕必在肛門，我既圖了賄賂，不可細驗。」遂走至劉吏部面前跪倒，口尊：「大人，小人將屍渾身驗到，並無傷痕，各樣形跡一概未有，大約是病死的。」

劉吏部聞稟，遂站起身形，走到屍身附近，舉目觀看，見屍身矮小，約三尺七八寸高，四五寸小辮，蟲蟻紛紛，一臉釘鐵麻子。看罷，回頭看了看少婦，標緻風流、俊俏，暗想：「內中必然因奸謀害本夫，明矣。」遂吩咐仵作重新再驗一次，劉公站在一旁，親眼觀看，仵作渾身上下又驗了一遍，並無傷痕形跡。劉公心中納悶，暗想：「若是病死的，為何旋風攔輿，少婦穿紅。」心中暗叫自己名子：「劉墉哪，劉墉！今日你可要碰在釘子上了。」無奈，口喚：「蒲黃氏，本部未驗出傷痕，是屈了你哩。本部賞你紋銀五十兩，先給你門前掛紅，我走一套文書，與你請旌表，建立牌坊，一揚你守節美名，萬古傳流，將你丈夫屍身掩埋。作為結案，不知你心下如何？」

黃愛玉聞言，心中歡喜，遂跪爬半步說：「大人恩典，小婦人願」這一個「願」字才出口，忽然一陣旋風在黃愛玉身上一繞，這黃愛玉打了一個寒戰，立刻雙眉直豎，杏眼圓睜，站起身形，金蓮踏地，用手指指定劉公，高聲大罵：「劉羅鍋子，耳聞你作官難纏，愛管民間閒事，今日一看你，乃是塊老紅磚。」

奴的丈夫分明是病死的，你非開棺驗屍不可，污奴不潔，血口噴人，不能與你善罷干休！」挽了一挽袖口，往上闖欲向劉公拚命，眾人役攔攔，拉拉扯扯，不令他近前。

這時候武舉張培元在遠遠站立觀風，見眾人役攙攙黃愛玉，不由得心中動怒生嗔，遂把辮子挽好，脫衣服光著脊背要上前去與劉吏部作對。旁有一老頭攔阻，說：「張大老爺你與黃愛玉係親故嗎？」張武舉說：「不係親故。」老頭說：「一不親，二非故，為何管這閒事！這劉羅鍋子與別的過路官不同，其性梗直傲上，你若闖上去，我恐你碰一個大釘子，自尋煩惱。依老漢相勸，各掃門前雪，哪管他人瓦上霜。」武舉說：「我在這聽審，氣不過，欲打一個抱不平；既然相勸，我不管此閒事。」

遂穿上衣服回家去了。

且說劉公見蒲黃氏放刁，吩咐人役將蒲黃氏帶到公館，飭地方潘三守屍，令知州回衙。劉公上轎去奔公館不提。

再說這屍場已散，眾鄉民三一簇，五一伙紛紛談論驗屍之事，有的說：「死的不明。」有的說：「大約是急病死的。」有的說：「這事越鬧越大了。」眾人正然議論，忽見一人從遠處喊嚷而來：「你們眾人在此說什麼話？打喳喳為何不嚷著說，令我納悶。」眾人聞言，抬頭一看，此人肩扛有二斗米，挎著兩弔錢，原來是愛仗仗、闖是非、半彪子，姓劉名清字崑山。他是上三里堡家給他娘送錢米去的。見他走道東倒西歪，喝的酒太多，眾人皆躲避，不敢惹他，一哄而散。內中有一年高之人未跑脫，被彪子劉清一把扯住說：「你們三一堆，五一塊打的什麼喳喳？為何不嚷著說，令人納悶！快說，快說。」老頭說：「你鬆手我好說。」彪子劉清遂放開手，老頭便將驗屍驗不出傷來的事說了一遍。彪子劉清聞言不由得氣炸了肺，口呼：「老叔，有所不知，這黃愛玉交好張武舉，害死本夫蒲賢我劉清知情，偏偏我在北莊多貪了幾杯酒，未趕上劉吏部在此驗屍，也罷，我前去到公館投案鳴冤。」言罷，竟要奔公館去。老頭一把將他扯住說：「劉清，你好無道理！你替人家鳴冤受累，撂下六七十歲的老娘在家擔驚害怕，又無養廉，俗語說得好：『能打私鹽漕米，不大人命牽連。』你為何欲自投火坑？萬一你母聞你替人家去打人命官司，一驚因此而得病，有些好歹，你生不能養，死不能葬，你裝的什麼好漢尖子？」彪子劉清聞言，遂滿面含春，口稱：「老叔，小姪多承你老教訓。」一拱而別。

不一時來在景州西關，那些破落戶賣閒的眾人見了劉清，這個口呼：「劉賢弟。」那個口稱：「劉大哥，這些日未見面，咱們大家得喝一場。」言罷眾人進了酒鋪去吃酒，這且不提。

卻說吏部劉公入公館飲茶吃點心，心中暗想：「旋風攔輿，上墳少婦明露著其中之冤情，為何開棺驗不出屍身之傷痕。左思右想不如改變行裝前去私訪，或可瞭解個頭緒，也未可知。」

想罷遂命劉安、張成提過一個包袱來，打開包裹，劉公戴上道巾，穿上道袍，腰繫黃絨絲絛，下垂雙穗，足上蹬水襪雲鞋，袖吞木魚，打扮成化緣道士一樣，悄悄出了公館。在城裡關外訪了多時，並無消息，暗想：「且到三里堡後到蒲家灣探訪消息。」想罷問明了路，逕向南奔三里堡。剛剛一到三里堡村邊，忽然東北上起了烏雲，霎然鋪滿了天，刮來了一陣涼風，隨後，下了一場大雨，渾身被淋濕。緊走一陣，進了三里堡莊村，見有一走馬門樓，遂走至門前，擊動木魚化緣，驚動內院一位六十餘歲年老的媽媽，正搖著紡車紡線，忽聞門外木魚之聲，遂下了炕，順牆根來至門內，開門一看，原是半老道士化緣。遂說：「道爺，我家昔日是富宦之家，今日貧寒，不能施捨，再改一家去化罷。」劉公說：「女菩薩，貧道不化銀錢食物，化一把乾柴烤乾衣服，我就走路。」老媽媽說：「這有何難，隨我進來，往東房內去烘烤。」劉公聞言，跟隨在後，老媽媽將大門關閉。劉公問：「女菩薩，為何將大門關閉？」老媽媽說：「道爺有所不知，老身只有一彪性兒子，怕他回家。回家時必然喝個酩酊大醉，恐見了道爺你，他若發煩，必打你一頓拳。」劉公說：「我不烤衣了，你兒回家我可輸理。」老媽媽說：「老身既允你烤衣，料無妨礙。我兒回家總得半月二十天，這才走了十多天，料想不能還家。」劉公聞言隨著媽媽來至東屋。老媽媽抱了一抱乾柴，令他自行烘烤衣服。

劉公將衣服烤得半濕半乾之時，忽聞門外啪啪打門之聲，老媽媽說：「不好了！吾那彪兒回家來了。」劉公說：「這可怎麼好？」老媽媽說：「無妨礙，道爺你就在東屋烤你的衣，莫要響動。我那彪兒回家是送錢米來了，進來將錢米放在北樓，再也不上別的屋裡去，至多說上兩三句話，連家內塵土也不沾就走去，又上外邊要錢去了。」劉公聞言點了點頭，低頭不語，只是烘烤衣服。老媽媽言罷，走至街門內問：「是何人拍門？」彪子劉清說：「是不成器的兒回家送錢米來了。」老媽媽聞言，放開街門，彪子劉清晃裡晃走進大門，老媽媽見彪兒如此光景，咳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你父在世時作官，你是宦門公子，嬌生慣養，你成人不懂治家，就會耍錢，房產業皆被你輸淨，到如今家中蕭條，過這樣艱難日子！」彪子劉清聞言不耐煩地說：「老娘，當初之事不用提他，後悔也是枉然。你老不知道麼？對門的黃大姐，俺兩交好數年之久，給他打首飾制衣裳，供養他一家子吃穿，哪裡盡是耍錢輸的？可惱黃大姐他見我未有錢了，撇了我。他又相與西關的武舉張培元，他二人熱乎了，商量著要害蒲賢，今日果然害死了蒲賢，若提起來，蒲賢真死的冤。你老休埋怨兒，是兒一時之錯，你老盼著罷，為兒的慢慢地再掙。」老媽媽攔住他說：「休說他們害蒲賢之事，恐有外人聽見，有些不便。」彪子把眼一瞪說：「母親，不必攔我，有人聽去我不怕，惱了我的性子，我替蒲賢前去喊冤報仇，出了我的氣，我看小愛玉他把我怎麼樣？」

劉公在東屋聽得真切，暗想：「本部不白私訪挨淋。」心中暗喜，忽聞彪子大嚷說：「不好了！東屋有了火了！」忙跑到東屋，見一老道烤衣，不由得大怒說：「好一牛鼻子老道，竟敢來在我家撒野。」走近前揪住脖領，舉起拳頭就要打。老媽媽趕近前忙攔阻，喝道：「好一小冤家，還不鬆手，為娘今年六十三歲了，道爺也有五六十歲，皆因道爺被雨淋濕了道袍，求為娘一把乾柴烘衣，你來到家胡言亂語，你若嫌為娘累贅你，不如我一死。」言罷望牆上撞去，彪子說：「不好！」趕近前將母親抱住，說：

「母親，莫要生氣，是兒的錯，誤會了。你老不知兒的脾氣麼？又彪、又愣、又鹵莽，是兒無禮，怒了兒罷，兒好去給老道爺賠情去。」老媽媽聞言，消了氣，彪子轉身眼望劉公作揖，陪著笑臉說：「道爺，休要見怪，我劉清誰不知，是個半彪子，作事莽撞，不問青紅皂白，就行無理，恕過我罷，請道爺上北樓喝幾盅，算我賠情。」劉公說：「我不會吃酒。」

彪子把眼一瞪說：「我請你吃酒，你就得擾我，你不擾我，那可不行。」一手抓住劉公就往北樓上拉，老媽媽一使眼色，口尊：「道爺，我兒請你吃酒是一番好意，你若不領，難討公道。」

劉公暗想：「不如趁此機會，問明蒲賢這事為要。」遂說道：「素不相識，怎肯攪擾。」彪子說：「那都是閒話。」遂一同上了北樓，彪子把酒壺抄在手中，說：「道爺，你且候一候，這三里堡無有好酒，我進城沽酒去。」言罷，下樓而去，不知後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